

# 社会科学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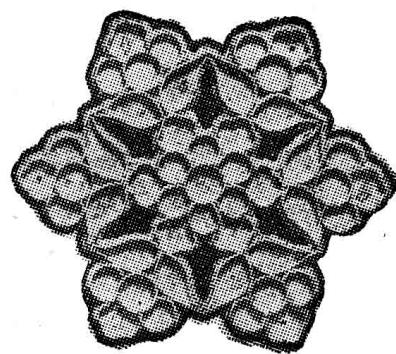


SHEHUI KEXUE ZHANXIAN

创刊号  
1978

# 社会科学战线

一九七八年 创刊号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主办

# 社会科学战线

创刊词	1
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宋振庭 4
开展百家争鸣 繁荣社会科学	佟冬 16
为中华腾飞世界时 ——纪念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	胡华 19

## \* 哲 学 研 究 \*

掌握辩证规律 反对形而上学 ——《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选刊	李达 25
陈伯达的“理性主义”是什么货色?	王若水 33
“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 ——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王若水 36
论康德的宗教、政治、历史观点	李泽厚 45
运动的矛盾性质不容抹煞 ——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种种	徐崇温 71
《老子》校读(一)	张松如 83
《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	何善周 92
《庄子·秋水篇》阙文臆补 ——罗音室读书偶记	吴世昌 102
漫谈桢干 ——学习哲学和语言学的札记：词根探索之一(一)	杨公骥 104

## \* 经 济 学 研 究 \*

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贯彻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些情况	王守海 111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上)	关梦觉 121

一九七八年创刊号  
总 第 一 期 目录

\* 法 学 研 究 \*

- 《唐律》对亚洲古代各国封建法典的影响 ..... 杨廷福 131

\* 历 史 学 研 究 \*

-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 范文澜遗著 143

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反动口号

- “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 ..... 黄宣民 陈智超 曹贵林 150

- 武则天的真面目 —— 梁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一文批判 ..... 熊德基 159

- 评《中国史稿》在奴隶制形成问题上的某些混乱 ..... 赵锡元 189

- 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 ..... 杨 肇 198

- 帝俄出兵侵占东北与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 ..... 张旋如 黎 光 203

- 考 古 || 库伦旗二号辽墓发掘散记 ..... 王健群 209

- 文 物 || 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 ..... 金景芳 215

\* 文 艺 学 研 究 \*

- 关于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 ..... 孟伟哉 223

- 古代比兴说与形象思维论 —— 学习古代诗歌札记之一 ..... 宋 欣 程 迅 243

- 《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体关系 —— 《楚辞九歌通体系解·事解》之一 ..... 孙常叙 249

- 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况 (一) ..... 周贻白遗著 257

• 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 •

- 谈谈我国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 ..... 黄秉泽 267

昭君自有千秋在

- 从董必武同志的吟昭君诗谈到王昭君的艺术形象 ..... 刘先照 韦世明 274

## •《红楼梦》研究•

清初士大夫禅悦之风与《红楼梦》的关系(一) . . . . .	张毕来	279
《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 . . . . .	周汝昌	292
“贾府遭火”辨 ——《〈红楼梦〉论佚》的一章 . . . . .	蔡义江	298
曹雪芹家世新考 (一) ——《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析 . . . . .	冯其庸	302
论鲁迅小说的典型化 (一) . . . . .	陈鸣树	309
青木正儿论鲁迅 ——国外鲁迅研究丛谈 . . . . .	戈宝权	322
试谈《自题小像》的问题 . . . . .	周振甫	327

## \*语文学研究\*

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 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 . . . . .	于省吾	333
对当前文字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 . . . .	吴甲丰	336

## \*图书学研究\*

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 (一) . . . . .	刘国钧	341
补 枫窗脞语 . . . . .	罗继祖	
白 艺廊思絮 . . . . .	路泥	
编 渤海石狮 . . . . .	程里	
封面 宋蜀刻十卷本《张承吉文集》 . . . . .	李致忠	
画 编后记 . . . . .	347	
封面 封面、扉页题字 . . . . .	齐燕铭	
封面 封面设计 . . . . .	章桂征	
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学校 (照片) . . . . .	(图版一)	
画 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 (木刻) . . . . .	黄永玉 (图版二)	
库伦二号辽墓墓道北壁壁画 (彩色照片) . . . . .	苏楠 (封面)	
库伦二号辽墓墓道北壁壁画 (彩色照片) . . . . .	苏楠 (图版三)	
页 库伦二号辽墓墓道南壁壁画 (彩色照片) . . . . .	苏楠 (图版四)	
渤海石狮 (彩色照片) . . . . .	柴景舜、苏楠 (封底)	

# 创刊词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我国各族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大好形势下，《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同大家见面了。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分析了社会科学战线的形势，指明了社会科学战线的任务和方针。

华主席指出：二十八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科学、教育、文艺、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社会科学战线的工作也受到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四人帮”疯狂地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践踏社会科学，诋毁文化知识，摧残科学队伍，砸烂研究机构，迫害科研人员，取消学会组织，毁禁图书资料，扼杀学术刊物。“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给社会科学战线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解放，新的希望。全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树雄心，立壮志，都在奋发图强，大干快上。《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正是在这种生机勃勃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华主席指出：“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要研究我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方面历史和现状，深入批判‘四人帮’，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为此，“必须组织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文艺理论、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任务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阐述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要坚决执行华

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努力为五届人大确定的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华主席提出的社会科学战线的根本任务服务；要认真搞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彻底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世界观，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歪曲和篡改，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动理论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兴无灭资，为传播马列主义，发展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华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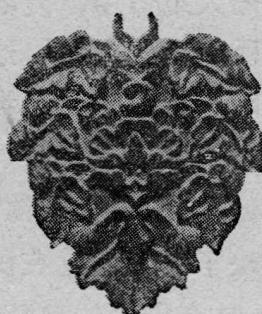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一定要按照华主席的指示，贯彻毛主席的“双百”方针，为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提供一块红色的战斗阵地。在坚持六项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对人民内部坚决采取“放”的方针。我们希望通过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能够做到以下两点：

一曰“放心”，就是要放开心怀，大胆探索。我们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要有一股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勇气，要敢想、敢说、敢写、敢斗，敢于打破禁区，攻克难关。当前我们面临的禁区，一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历史上遗留下的学术上的难题，如历史学方面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样的老大难问题。这类学术问题，本来是可以自由探索和讨论的，“四人帮”却操纵文权，箝制舆论，不许人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之成为无人敢问津的禁区。另一种是林彪、“四人帮”新设置的禁区。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大搞假左真右，颠倒敌我关系，混淆理论是非，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给许多领域、许多学科、许多问题都贴上“封”、“资”、“修”、“大”、“洋”、“古”的封条，划地为牢，使人们进退维谷，寸步难行。粉碎“四人帮”，社会科学得解放。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来一个思想上的大解放。身有余毒，心有余悸，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摸，前怕龙后怕虎，是搞不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我们既要振作精神，鼓足勇气，放心大胆地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又要实事求是，扎扎实

实实，刻苦钻研，稳步而又勇敢地向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自身的“哥德巴赫猜想”进军，攻克科学城堡，攀登世界高峰。本刊有志于此，将努力组织和发表那些敢于闯禁区，攻难关，攀高峰的文章、专著，为开展百家争鸣，繁荣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二曰放手，就是要放开手脚，著书立说。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著书立说。没有学术著作，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何由表达？它的社会作用又怎样发挥？林彪、“四人帮”抛出什么“黑线专政论”，胡诌什么十七年“群魔乱舞，毒草丛生”，妄图打倒一大批老中青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扼杀一切好的和比较好的学术著作。他们不但停止出版和查抄禁毁古今中外的大量图书，更不许社会科学工作者著书立说，直弄得学田荒芜，书林萧索。当前，我们必须尽快改变书刊品种少，学术水平低，出版周期长的状况。社会科学战线上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们，中年的研究工作者们，新参战的闯将们，大家奋发起来，挥笔上阵，著书立说，为繁荣社会科学而大显身手吧！只要在学术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我们就热烈欢迎，尽量发表。

东风吹，百花开，社会科学繁荣兴旺的春天正在到来。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奋发努力，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



# 评“四人帮”的反动世界观

宋 振 庭

“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没有什么专门的哲学著作，却以其全部反革命言行，表达了他们的反动世界观。这个反动世界观，是他们炮制和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拼凑和组织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反动思想基础和精神武器。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斗争在政治上的表现。多年来，“四人帮”的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它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

“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

—

“四人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以唯我主义为特征的。唯我主义认为，只有“自我”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外部世界及其规律都是“自我”创造的，无非是“自我”的表象或意志而已。一切主观唯心主义流派，无论是唯心论的经验论，或是唯心论的唯意志论，最后都归结为唯我主义。而“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则直接采取了唯我主义的形态。这是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在理论上早已彻底破产，变不出什么新的花样；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复辟与反复辟、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是如此尖锐激烈、短兵相接，所以，“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一般不作什么玄学的论证，而是直接以他们的唯我主义改造世界。

权力欲——攫取至高无上权力的欲望是“四人帮”唯我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特点。“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欲望，集中代表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反映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复仇的心理，具有极端的疯狂性，是“四人帮”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出发点。文化大革命伊始，“四人帮”就狂叫“砸烂”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改朝换代”，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党的“十大”以来，

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极力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拒绝毛主席、党中央对他们反党活动的多次批判和警告，死不回头，愈演愈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篡夺最高权力的不可遏止的欲望。

权力欲，是“四人帮”炮制和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思想基础。由于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于党，忠于人民，使“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欲望不能实现，“四人帮”就给他们扣上“党内大儒”、“经验主义”、“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大帽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权力欲，也是“四人帮”联络党羽，组织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精神纽带。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叫嚷：“造反派入党做官是当今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坐天下是“要解决的最高问题”。翁森鹤在张春桥的教唆下狂叫：“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下，开会讲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在他们的黑心里燃烧，他们红了眼，发了疯，为夺权用尽了他们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挑起派性，煽动武斗，不惜毁灭文化，毁灭科学，毁灭教育，毁灭生产，直至准备发动武装暴乱。只要能把权力夺到手，那怕洪水泛滥，赤地千里！

摆出一副“唯我独尊”，“唯我独尊”的架势，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升到空中去，这是“四人帮”的唯我主义的第二个特点。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了证明坐天下的“合理性”，自封为“天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江青，却妄想当“共产主义社会的女皇”。且看江青是怎样吹嘘自己的吧：

江青伪造历史，说什么在三十年代，“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甚至诬蔑鲁迅在很长时期“是个观潮派”，似乎只有她江青一直站到时代潮流的前头，是“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主将”。

江青厚着脸皮吹嘘，在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中，她是掌握全面情况的“第三个人”，似乎是她江青运筹帷幄，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江青造谣说，在五十年代，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我一手搞起来的”，似乎是她江青发动了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斗争。

江青贪天之功为己功，胡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的”，江青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江青颠倒黑白，自吹在七十年代，“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

江青为她的丑恶历史戴上圣洁的光环，恬不知耻地说：“我是从反帝反封建，然后找到了共产党的。我是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好家伙，这个三十年代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追求“风头、名望、地位、舒适生活”的地主阶级的飘零子弟，这个叛变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来，为独夫民贼

蒋介石献机祝寿的可耻叛徒，这个隐藏自己的叛徒面目、钻进革命队伍的蛀虫，这个伙同林彪反党集团干尽坏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犯，就象《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个面目狰狞的恶鬼，自己画了一张美丽的人皮披上，居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军事的“天才”，“中国革命的化身”！欺世盗名，莫此为甚！

江青的同伙在这方面也各有特色。王洪文自封为“工人领袖”。姚文元自吹为“天才灵童”。张春桥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据说他脑袋里的“张春桥思想”，“第一次明确地”纠正了列宁的“错误”，解决了毛主席“不甚了了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说得上“第四个里程碑”，而共产党正是需要他这样懂理论的人来“领导”！

“四人帮”一伙一方面吹嘘自己，同时就要抹煞别人。目空一切，我外无物，这是“四人帮”的唯我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凡是沒有他们份儿的事，凡是他们的感觉和意志不承认的事，好象根本就不存在。在“四人帮”直接指挥编写的“党史”里，许多建党时期的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的名字不见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不见了，创党、建军的许多历史事实消失了，成了一部“党史无史、军队无将”的怪书。“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定五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全部革命历史。“四人帮”认为党史应当从他们的发迹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只有他们才存在。不仅如此，他们还叫嚣：“马克思死了，没有留下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一百多年是个空白。”列宁在批判马赫的唯我论时指出：“……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号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sup>①</sup>“四人帮”就是这种发了疯的“钢琴”。

早在一九七四年底、一九七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这既是从政治上对江青及其同伙的深刻揭露，也概括地指出了“四人帮”以权力欲和自大狂为特征的唯我主义世界观。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心怀怨恨，把她写的反动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配上她照的汉阳峰的照片，用“琅玡台”的笔名，拿到《中国摄影》上去发表（后来又心怀鬼胎地收了回来）。这首反动诗污蔑毛主席是“烟雾”，野心勃勃地自比“奇峰”，企图有朝一日“露峥嵘”，实现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江青本来有不少笔名、化名，可是在这里却署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琅玡台。为什么？原来大有奥妙，用意颇深。“琅玡台”一词，见于李白所作的古风十九首。其中第三首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页。

略驾群才。……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王琦注，引《太平御览》说：“琅琊东南十里有琅琊山，即古琅琊台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作琅琊台。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于众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里。山上垒石为台，……刊石立碑，纪秦功德。”江青署名琅琊台，一是自命为“高显出于众山”之上的孤峰，二是自比为秦始皇，她也要明断天启，驾驭群才，包罗宇内，囊括神州。秦始皇作琅琊台以纪功德，江青署名琅琊台，铭记她疯狂对抗毛主席，顽固地用唯我主义世界观改造世界，篡党夺权至死不变的决心，幻想作为她异日功成的纪念。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首诗连同她的署名，如今已成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自供状，唯我主义世界观的自白书。

## —

“四人帮”的唯我主义，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无原则的哲学。它把真理看作是取得成功的权宜之计，它认识事物的唯一原则，就是：“它是否于我有利？”有利就叫做“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参加”革命是为了进行政治投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按照自己的需要篡改马克思主义，因而一般都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尤其是这样。“四人帮”从其反动阶级的本性出发，把对他们篡党夺权是否有用，作为认识事物“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正因为如此，“四人帮”身上表现了更加鲜明的实用主义的特征。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说：“一个新观念能最适当的发挥它的功用，满足我们双倍需要的，这便是最真的。”<sup>①</sup>胡适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sup>②</sup>很显然，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四人帮”把这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论，概括为更加简单明了的一句话：“一切都要根据需要”。只要是我篡党夺权需要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这些年来，“四人帮”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出发，造了这样那样的“真理”和“规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反革命思想体系。在教育方面，他们炮制“两个估计”，鼓吹“读书无用论”，知识即罪恶；在历史方面，他们批“宰相”，批“大儒”，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在文艺方面，他们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谬论，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制造阴谋文艺；在经济学方面，他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加以攻击；在政治学方面，他们炮制“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必然规律。“四人帮”不仅有一个实用主义的反

① 詹姆斯：《实用主义》，英文版，第63—64页。或见陈元晖：《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页。

② 《胡适文存》，第二卷，第101页。

革命思想体系，而且有一个实用主义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王洪文和他的一个党羽在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公然提出：“在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关系。叛徒有什么关系？就是真正的叛徒，只要江青相信就行了。”凡是对我夺权有用的都是好家伙。于是，政治野心家、叛徒、特务、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统统被“四人帮”搜罗起来，成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干将和打手。

詹姆斯又说：“我们有权利来冒险信仰任何活生生的足以引诱我们的意志的假设。”<sup>①</sup> 认识世界就是信仰“意志的假设”。信仰不仅可以认识事实，而且可以创造事实。存在就是被信仰。胡适也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sup>②</sup> “四人帮”把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概括为一句颇有欺骗性的话，叫做“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四人帮”所说的政治，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就是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而伪造事实。例如，张铁生本来是个答卷不及格、死乞白赖地请求照顾他上大学的无耻之徒，经过“四人帮”及其死党的一番打扮，这个家伙竟成了所谓“反潮流”的英雄，成了他们用以打人的石头！还有，英明领袖华主席讲过一句话：“依靠工农兵是对的”，可是这句话经过“四人帮”的篡改竟然成了“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并且作为一条罪状，栽到邓小平同志身上。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打仗要有钢铁和有色金属，而工业上打钢仗，如同军队打硬仗一样，把钢铁搞上去不容易。“四人帮”为了诬陷邓小平同志，竟把这句话改为“打仗就是打钢仗”，再把它歪曲成为唯武器论肆意攻击。他们不仅伪造当今的事实，也伪造历史的事实。吕后被项羽俘虏多年，可是在“四人帮”的笔下，她却成了主持大后方工作，保证前方供应的英雄。庄子的《盗跖篇》本来是一篇寓言，可是江青为了借古讽今，影射攻击周总理，一声令下，就把寓言变成了史料。总之，“四人帮”需要什么事实就杜撰什么事实，需要什么典型就捏造什么典型。以假作真，指真为假，以无为有，将有作无，一切都依他们的意志和需要而定。

“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伙同卖国贼林彪提出了一个“活学活用”的“三十字方针”。这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的方针。所谓“活学”，就是断章取义，取我所需；所谓“活用”，就是随心所欲，为我所用；所谓“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就是从夺权的需要出发，从经典著作中割裂出片言只语，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所谓“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在修正上狠下功夫。在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窃取宣传大权的“四人帮”，对这个“三十字经”不准批判，口头上虽然不提了，行动上仍然照此办理。他们把马列主义的这一原理同另一原理对立起来，把马列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把毛主席在一个场合讲的话同另一个场合对同一个问题讲的话对立起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曲解。曲解不够

<sup>①</sup> 詹姆斯：《信仰意志》，纽约 1897 年版，第 29 页。或见陈元晖：《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2 页。

<sup>②</sup> 《胡适文存》，第二卷，第 440 页。

就篡改，篡改不够就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就是这种伪造中最突出的一个。毛主席没有说过的，他们要伪造，毛主席说过的，他们瞪着眼睛说没有。毛主席指示我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硬说没有这回事；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四人帮”一口咬定是谣言。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四人帮”，他们不得不虚情假意地检讨几句，反过来又当作谣言来追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根本不存在客观真理，存在的只是对我有用的工具。杜威曾经把实用主义称之为“工具主义”，“四人帮”深得实用主义的真髓，他们就是用这种观点对待马列主义的。

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说过：“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用处。……我从詹姆斯学得了对行动的信心。对生活和奋斗的强烈意志，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的成功都靠这些。”<sup>①</sup> “四人帮”继承墨索里尼的衣钵，也把实用主义用之于自己的反革命政治生涯。然而，客观真理、客观规律并不因为实用主义者不承认就不发生作用。“四人帮”和当年的墨索里尼一样，都受到了历史规律的惩罚。

### 三

“四人帮”篡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表现为以绝对主义为特征的形而上学。

毛主席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时指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有着绝对的东西’。”<sup>②</sup>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sup>③</sup> “四人帮”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抛弃辩证法，把绝对说成是脱离相对的绝对。

第一，“四人帮”用矛盾的普遍性否定矛盾的特殊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贯穿于每一发展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相互联结的。每一事物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毛主席运用这个辩证法的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四人帮”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割裂开来，用前者否定后者。他们篡改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幌子，不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解决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本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是矛盾

① 转引自陈元晖：《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第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8页。

③ 同上书，第295页。

的普遍性，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这一矛盾又有其具体表现和具体内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因此，必须从各条战线的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真正提起纲来。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工作的干扰和破坏，针对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把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工作一个时期的纲，抓住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的具体表现，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辩证联结，是完全正确的。“四人帮”为了反党乱军，硬把军委扩大会议的上述提法，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立起来，诬蔑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就是“搞复辟”。“四人帮”这种诬蔑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也是十分荒谬的。“四人帮”不但反对整顿军队，而且反对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文学艺术、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整顿，其目的就是不准触动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不准触动“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严重干扰。实际上，“四人帮”所说的“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就是用这种阶级斗争为纲来冲击一切。

## 第二，用矛盾的斗争性否定矛盾的同一性。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斗争性和同一性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毛主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不但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sup>①</sup>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论述，胡说：“从根本上说，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在‘对着干’。”这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只有斗争，没有同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对立统一规律。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与生产是对立的统一。革命是解决阶级矛盾，生产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革命不能代替生产，生产也不能代替革命，两者是对立的。然而革命和生产又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着革命的变革，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为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革命归根结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离开了这个目标，革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革命促进生产，生产推动革命。但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谁要是讲了这个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辩证过程，他们就给谁扣上“折衷主义”的大帽子。在“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中，只讲对立面的斗争，否定对立面的同一。要革命就不能要生产，要生产就不能要革命。他们胡说：卫星上天，红旗就得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资本主义必然复辟。从这种否定同一性的形而上学出发，他们提出了一个“宁要，不要”的公式，引出了一整套混帐逻辑：“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7页。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如此等等，似乎他们是革命透顶了，其实正好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毛主席说：“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sup>①</sup>在“四人帮”的逻辑里，既然“颗粒无收也没关系”，那么，革命和生产这一对矛盾中的生产已经不复存在，这种“革命”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条件，变成了地道的反革命。

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sup>②</sup>“四人帮”把斗争的绝对性说成是唯一的，否认矛盾的同一性，否认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也就把事物看成僵死的、凝固的，否定了事物发展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最反动的形而上学。

与此相联系的是，“四人帮”把对抗看作是斗争的唯一形式，不承认矛盾斗争有多种形式。照他们说来，不斗则已，一斗就是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越尖锐越好，越过火越好。他们把人民内部矛盾打成敌我矛盾，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否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否认用斗争的手段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他们就把毛主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和两类矛盾学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 第三，用矛盾发展的绝对性否定矛盾发展的阶段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由于客观事物的运动采取质变和量变两种形态，发展过程就显出阶段性。事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条件的，有始有终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事物的发展则是无限的，绝对的。恩格斯说：“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在这一辩证哲学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sup>③</sup>无数相对的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组成了绝对的无限的发展运动。这一相对绝对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基本策略原则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四人帮”打着拥护这一理论的幌子，篡改这一理论，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对立割裂起来，以前者来否定后者，就是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

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后，张春桥在一篇黑文中，把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诬蔑为旧社会的东西，攻击经典作家关于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可避免，因而必须保障体现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2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3页。

权利的科学论断，是什么“一群苍蝇围着旧社会的弊病嗡嗡叫”，真是反动透顶！

一九七五年十月，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同时又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华主席所作的论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可是江青却破口大骂“这个报告说轻点是修正的”；张春桥也跳出来大放厥词，叫嚷什么应当“对过渡问题采取积极态度”，胡说“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又是搞调查，又是搞试点，勒令穷队也要“靠穷精神过渡”。“四人帮”的死党东北太上皇不但拒不贯彻执行华主席的报告，而且在农村大搞“砍刀政策”，左一刀，右一刀，砍掉了社员家庭副业，砍掉了农村集市贸易。他弄虚作假，大办什么“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用高价买了鸡蛋再拿到“大集”上平价卖出，使农村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他却洋洋得意，又是写文章，又是拍电影，宣称他“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干了共产主义的事”！

“四人帮”这种以绝对主义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是否只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呢？不是。这种绝对主义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错误是不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急性病呢？也不是。这种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反革命策略。前面说过，“四人帮”是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四人帮”在运用实用主义篡改唯物辩证法的时候，却表现了绝对主义的特征，这是由“四人帮”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第一，“四人帮”是在全国人民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夤缘际会，窃居高位的。刘少奇以矛盾的特殊性否定矛盾的普遍性，否认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指导民主革命而且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鼓吹对立面的合一，否认对立面的斗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片面强调发展阶段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凡此种种，已经被全国人民识破了。“四人帮”明白，再用刘少奇这一套，难以骗人，于是他们就改变策略，从另一个极端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第二，用绝对主义的手法可以把自己伪装成“左派”。当“四人帮”一伙大叫“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时候，当迟群还有那个女黑干将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上大叫“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的时候，当他们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大批什么“多纲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力图给人一个“左得可爱”的印象吗？实际上，这并不是真左，也不是那些要革命但是犯了狂热病、急性病的同志的“左”倾，而是假左，是装出左派的样子骗人的。

第三，用绝对主义的手法可以达到极右的目的。强调斗争就是一切，就可以乱打一气，打倒一切，乱中夺权。这是一个十分险毒的阴谋。

正因为如此，所以“四人帮”在篡改唯物辩证法的时候，虽然有时也采取一